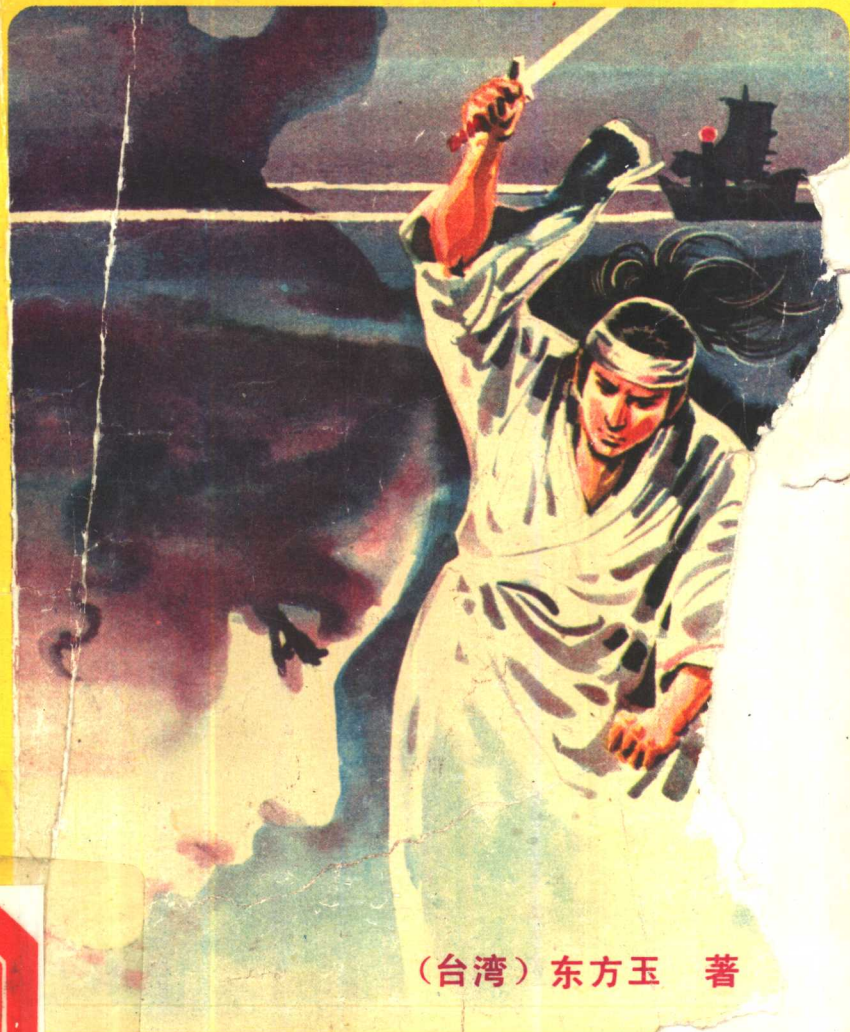


台港澳小说名家

扇公子



(台湾) 东方玉 著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扇子公子

(台湾) 东方玉著

华 文 出 版 社

1988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扇公子》是台湾作家东方玉的一部较有影响的武侠小说。

清代中叶，朝纲不振，反叛群起。江湖中黑白两道、互竞长短，刚刚踏入江湖的丁剑南被卷入五云门与迷仙谷的殊死斗争之中，在霍从云、柳飞燕等人协助下，更有江湖异人暗中相助，终于联手共灭为害武林的邪帮恶派。

扇 公 子

(台湾) 东方玉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26.5印张 6插页 573千字

1988年6月北京第1印版

第1次印刷 1—70,000册

统一书号: ISBN 7-5075-0020-9/I·5 定价: 8.80元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反共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李乔的勇于揭露台湾黑社会的《蓝彩霞的春天》就是突出的例证；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

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不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

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园里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破窠臼，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珠》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卫斯理（倪匡）、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

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赵紫阳总书记指出，台湾当局对同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第二十一章 剖心示爱

方如莘笑道：“逢姑婆，你老怎么也和我客气起来了哦，公孙先生这么快就赶来了？”

毕纤云道：“事情凑巧得很，公孙先生是奉了师父之命，出来办事的，今天早晨刚到。”

公孙先生连连拱手道：“听说二姑娘找老朽有事？”

方如莘道：“真是巧极，幸亏公孙先生来了，如果特地把公孙先生从山里请来，只怕就来不及了。哦……大师姐，师父……”

毕纤云没待她说完，含笑说：“师父指示已经来了，还对你大为嘉许呢！”说到这里注目问道：“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

方如莘道：“刚才我在一乐也遇上公孙龙的九师弟，公孙龙还是令主身份呢！”

她把刚才听到的话，详细说了一遍，接着问道：“大师姐知不知道相公庙在那里？”

毕纤云点头道：“不错，我们从公孙龙身上搜到了一方金牌，上面就刻了一个‘令’字，这么说来，他果然是迷仙岩派在外面的令主，手下可能还有不少呢，只是你……”

方如莘笑了笑：“不要紧，好在他九师弟已在茶馆见过面，大师姐怎么还信不过小妹，怕我应付不了吗？”

毕纤云笑道：“二师妹是第一任江南分坛的坛主，我是接你的任来的，以你的才干，我相信你能应付得了的。”

方如苹道：“那就好了，哦，大师姐，我们应该送个信给万松山庄，师父她老人家不反对吧！”

毕纤云笑道：“这件事，师父已有指示，请公孙先生去一趟万松山庄，把消息透露给万启岳。”

中午，丁剑南回转客店。

薛慕兰已经先回来了，看到丁剑南，忙道：“丁兄，你也没有眉目？”

丁剑南笑道：“在下如果遇上了的话，一进门就先告诉你了。”

薛慕兰攢攢眉道：“看来要找他真还不容易。”

丁剑南道：“崆峒飞云精于易容，他如果易了容，那就无法找得到他了。”

薛慕兰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才道：“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他，那就只好用丁兄说的法子，到处贴找人的红纸条了。”

丁剑南看看时光，口中故意噢了一声道：“表弟怎么这时候还没回来呢？”

薛慕兰嗯了一声道：“快中午啦，她应该回来了。”

店伙送来了一壶茶，顺便伺候着道：“两位公子还没用午饭吧！要不要小的叫厨下去做几式酒菜送来？”

丁剑南道：“等一回再说。”

伙计退去之后，薛慕兰拿起茶壶，斟了两盅茶，说道：“丁兄，请用茶。”

丁剑南道：“谢谢你。”

两人对面坐下，默默地喝着茶，又过了一回，方如苹依

然没有回来。

丁剑南剑眉微拢，说道：“奇怪，说好了中午回客店来的，怎么还不回来呢？”

薛慕兰偏头问道：“她会不会遇上盖大鹏呢？”

丁剑南站起身走近门口，又转过身来，说道：“她如果遇上了，就更应该回来了。”

“嗯！”薛慕兰道：“也许她在外面吃了中午饭再回来，我看我们就叫伙计把酒菜送来吧，边吃边等也是一样。”

丁剑南点点头，走近门口，叫了声：“伙计。”

店伙答应一声，三脚两步的走来，说道：“公子爷有什么吩咐？”

丁剑南道：“你去厨下关照一声，做几样可口的酒菜送来。”

店伙答应一来，匆匆退去。过没多久，店伙领着厨下打杂的提了食盒走入，在房中小桌上摆好两付杯筷，取出五盘菜肴，和一壶酒，就退了出去，随手掩上了房门。

丁剑南先坐下来，取过酒壶，斟了两杯酒，说道：“薛兄快请坐下来。”

薛慕兰在他对面坐下，忽然粉脸一红，说道：“我不会喝酒。”

丁剑南道：“在下已经斟好了，就以这一杯为限如何？”

薛慕兰柔顺的道：“你一个人喝酒，觉得无聊，我就陪你喝好了。”

丁剑南笑道：“其实我也不会喝酒，伙计既然送来了，两个大男人，怎好一点都不喝？来，在下敬薛兄。”举杯喝了一口。

薛慕兰和他一同喝了一口，抬眼道：“喝酒为什么要敬来敬去的呢？”

丁剑南笑道：“不敬来敬去，就没有话好说了，在下敬你，是因为你是我师姐呀！”

薛慕兰也举杯道：“现在该我敬你了。”

丁剑南道：“那是师姐敬师弟了。”

薛慕兰喝了口酒，轻笑道：“这叫做来而无往非礼也。”

两人吃了些菜，丁剑南又道：“那么现在又该我敬你了。”

薛慕兰道：“我不来啦，一直敬来敬去，这还有完？”

丁剑南看她喝了两口酒，一张春花般的脸上，晕生双颊，更显得妩媚动人，不觉心头一荡，轻笑道：“这叫做相敬如宾。”

薛慕兰听得身躯微震，更是红透了耳根，嗔道：“你表妹不在，就这样不老实了。”

丁剑南话说出口，心中不禁感到后悔，自己怎可如此僥薄？闻言慌忙站起身来，朝薛慕兰作了个长揖，歉然道：“薛兄原谅，请恕小弟酒后失言。”

薛慕兰红着脸，幽幽的道：“你不用自责，我不会怪你的，快请坐下来吃菜了。”

丁剑南道：“多谢薛兄。”果然又回身坐下。

薛慕兰低垂粉颈，轻声道：“我们从认识到现在，相处已有多日，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早已……属于……你了……言为心声，你……刚才说的话，足见你……对我……我不怪会你的。”

她这几句话，说得很吃力，是鼓着勇气说出来的。

丁剑南伸过手去，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说道：“薛兄，你真好……”

房门上起了剥啄之声。薛慕兰赶紧缩回手去，说道：“是方兄回来了！”

接着房门启处，店伙提着食盒走入，陪笑道：“小的要厨房下了两碗鳝丝面，这是小店厨司最出名最拿手的面食，二位公子爷尝尝就知道了。”

说着从食盒中取出两小盘还在溅着油珠，“滋”、“滋”作响的炒鳝丝，和两碗汤面，一起放到桌上，才行退出，又替两人阖上了房门。

薛慕兰道：“这伙计倒是巴结得很。”

丁剑南笑道：“我们三个人住三间上房，这样的阔公子不巴结，还巴结谁去？”

丁剑南只喝了两三杯，就不喝了，两人又吃了些菜，就吃着鳝丝面，果然十分鲜美可口。

过了一回，店伙进来取过碗盘，又沏了一壶新茗送上。

现在午牌已过，方如苹还是没有回来。

丁剑南眉心起了结，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搓搓手，说道：“表弟她会不会出了事呢？”

薛慕兰也似乎感到不对，说道：“出事……应该不会，再说她一身武功也不弱，现在又是大白天……这样，我们再等一会，如果她还没回来，就出去找她去。”

丁剑南喝了口茶，放下茶盅，说道：“薛兄说的也是，只是……”

薛慕兰看了他一眼，嫣然笑道：“看你坐立不安的样子，是不是心里很着急？”

丁剑南道：“她说好了中午回来的，绝不会不回来，除

非她真的出了事……”

薛慕兰幽幽的道：“你们是青梅竹马的伴侣，大概没有一刻离开过，对不？”

丁剑南被她说得脸上一红，说道：“在下一向把她当作兄弟看待。”

薛慕兰道：“你心里也许这样想，她可不一样。”

丁剑南道：“她也一向把我当她大哥一般。”

薛慕兰道：“我是女儿之身，我可能比你更了解她。一个女孩儿家，她心里要是没有你，怎么会一直跟着你在一起？我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们……不是……不是……”她一张脸骤然红了起来。

丁剑南当然知道她说的是指两人住一间房的事，俊脸登时也涨红了，说道：“那是因为当时客店里只有一间房了，表弟穿了男装，总不能不住店，其实我们从小就象兄弟一样……”

薛慕兰嗤的笑道：“所以我说喽，你把他当兄弟，她心里可认定了你，不然，一个女孩儿家肯和你同住一间房吗？”

丁剑南道：“薛兄如果遇上了这样的情形，你能不住店吗？”

薛慕兰脸上娇红欲滴，说道：“那要看什么人了，如果和丁兄在一起，我也……不会害怕，因为你是一个君子。”

丁剑南情不自禁一把握住她的手，说道：“薛兄，如此看重在下，在下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

薛慕兰幽幽的道：“如果你心里有她，我也不会嫉妒的，谁叫我认识你比她晚了一步，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

丁剑南一阵感动，把她缓缓拉了过来，拥入怀里，说道：“慕兰，你太好了。”

他低下头去，轻吻着她额头，她仰起脸，羞涩的闭上眼睛，于是他一颗头渐渐的更低，终于找到了轻轻喘息着的樱唇，如漆似胶的粘在一起。

过了一回，她才轻轻的把头别开，埋在他怀里，悄声说道：“丁……郎……我这几天心里好象有一种预感，时常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分开……”

丁剑南又轻轻的吻了她一下，笑道：“这是你多想，我拜谷主为师，我们就是同门了，怎么会……”

薛慕兰道：“我也这样想，但我心里总好象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连我自己也想不出道理来。”

丁剑南放开环抱着她娇躯的双手，说道：“慕兰，我该出去了，表弟这时候不回来，只怕真的出了事了。”

薛慕兰嗯了一声，说道：“师尊要我们来寻找盖大鹏，也一点头绪都没有，我看还是依你的办法，写几张红字条，要店小二的给我们到街上去张贴，他如看到了，就会来找我们。”

丁剑南道：“叫店小二去贴有些不妥，最好还是我们自己去贴。”

薛慕兰道：“那就写好了带出去。”说着，就拉开房门，叫道：“伙计。”

店伙听到叫唤，赶紧奔了过来，问道：“公子爷，有什么吩咐？”

薛慕兰掏出两把重的一锭银子，递了过去，说道：“你去给我们买一张大红纸来，顺便借柜上笔砚一用，多的就不用找了。”

店伙接过银子，连连应是，三脚并作两步，往外走去。过没一回，手中拿着一张大红纸和笔砚走入，放到桌上，说道：“公子爷还有别的吩咐吗？”

薛慕兰道：“没有了。”

店伙退出之后，丁剑南把一张大红纸裁成了十二张纸条，然后拿起毛笔濡墨写上：“找寻盖大鹏”五个中楷。

薛慕兰道：“下面要不要写上请驾临安客栈几个字。”

丁剑南道：“最好不写，盖大鹏要是看到了，他还会找不到我们？如今他已经不在安庆，那就不会来了，写上了客店，万一给其他的人知道，我们岂不泄露了行踪？”

薛慕兰点头道：“好吧，那就不用写客店了。”

丁剑南没有多说，濡墨挥毫，十二张红纸条迅快就写好了。

薛慕兰道：“丁兄这一笔字，写得潇洒劲道，真是字如其人！”

丁剑南掷笔笑道：“薛兄夸奖了。”

薛慕兰道：“我说的是真话，师尊门下，大概只有你是个文武兼资的全才了，师尊时常说：大师兄机智过人，只是胸襟不够宽大，那是因为从小只知练武，没有多读书的缘故，将来只怕不能继承她老人家开创的大事业，后来陆续收的门下，师尊也都说他们气质不够，你正式拜师之后，将来一定会受到师尊重视的。”

“开创大事业”，这句话听得丁剑南心中一动，但此时不便多问，只得耸耸肩笑道：“大师兄现在已把我当作情敌，视作眼中钉，这一来，他更将视我若仇了，我武功不如他远甚，那可危险得很。”

薛慕兰披披嘴道：“你呀，还当我看不出来呢？那天晚